

那些年写过的信

□童伏佩

对于一个容易有想法,却不习惯直接表达想法的人来说,书写是很好的表达途径。对于一个渴望友谊,又不善于交朋友的人来说,写信是很好的结交方式。大概至少有十年没有写信了,突然回想起那些写信的日子,就像是倾倒出了渐行渐远的所有青春年华。

写的第一封信其实是命题作文,应该是小学五年级吧,语文课,要求给远方的亲人写一封信。我自然想到了在上海的小舅,于是在信里端端正正地汇报了家乡新面貌,表达了对有为青年滔滔不绝的敬仰之情。不久,小舅也端端正正地给我回了信,对我的汇报表示了充分肯定,并要求我好好读书。捧着上海来的回信,我心里比吃了上海糖还要甜,感觉读着舅舅的回信比读教科书还要神圣,清清楚楚地记得“囫囵吞枣”这个成语,就是从这封信中学到的。当时的语文何老师对上海高材生的回信比较好奇,征得我的同意后看了回信,直夸写得好。

真正写信是从初中开始的。初二升初三那个暑假,我们意外得知班主任梁老师要调走了。本来理所当然地以为老师会教我们到毕业,况且他还欠着我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没有讲完,同学们都很难过。开学不久,梁老师的信就来了,信里对我们表示了关切和问候,大家传阅了以后,由我执笔回信。初三这一年,在紧张的学习之余,写信、等信、读信也成了充满期待的过程。十五岁的我时

常字斟句酌,给梁老师写信,有一定的顾忌,生怕自己有什么不妥当的言辞,背后又是那么多同学,我要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。好在很快毕业了,我不必再做传声筒汇报大家的思想动态。原以为这下终于无需为别人而写,可以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,却突然发现,实在写不出什么了。于是,给老师写信变成了过节时寄一张明信片。

师范时流行交笔友,我也自然赶上了潮流。那是最自由表达的时候,和素不相识的人,居然有写不完悄悄话。青春的迷惘,朦胧的感情,毫无顾忌地互相诉说。师范三年一直写到工作后好几年。基本上一来一回,有时候写得勤,一封刚寄出,另一封又到了。当然我是很专一的,并且只有这么一个笔友,而且我相信对方也是如此。现在想来,在通信的过程中,我们更多的是在剖析和面对自己,当然也宽慰和理解对方。也许哪怕仅仅是倾诉,就已经是最简单有效的青春治愈良方了,因为你知道,有另一颗心也在如此期待和需要。在感情最迷惘的时候我们见面了,年岁递增,残酷的现实把我们打回原形,我们不可能永远活在信里。渴望爱和理解的生命最终在三十岁前把自己交给了现实,我们各自安于现状只得结婚了。如今,心里都愿各自安好,却再也说不出痴心的话来。有时候想,也许,你,如果是异性,我们的故事应该会改写。是吗?亲爱的晓玲。

刚参加工作时,对学生要求过高,对自己无所适从,小爷爷成了我的忘年交,经常写信指导和鼓励我。那时在江口小学教书,年轻气盛的我不知什么原因中午把两个孩

子留了下来,很迟才让回家。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江口地税所上班,退休的小爷爷正好在那儿管理档案,知道了此事,就开始写信给我。小爷爷教了一辈子的书,当了多年的小学校长,他以毕生的经验和学识告诉我教育学生要“严而有格”!他说,千万不要做自以为为学生好的事情,严师出高徒本是好事,一旦出格,就适得其反。我听了羞愧不已,从此更加理智地思考教育问题。后来,那个孩子就成了我们的信使。一来二往,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

那时特别羡慕去山区支教的人,19岁的我,不知天高地厚,很想独自去外面闯荡一番,曾在信中写下:空有凌云志,恨为女儿身。小爷爷对我的理想表示赞赏,并建议我改为:虽为女儿身,亦有凌云志。离开了老师的谆谆教诲,脱离了父母的羽翼保护,让我在初为人师时常能接受这位良师诤友的教导,时常对教育心怀一份敬畏之心,实在是弥足珍贵。小爷爷如今八十多了,前年和小奶奶一起祝寿过金婚时还单膝跪地送上玫瑰一束,让我等小辈既感慨又艳羡。写到这里,我也不禁扪心自问,曾经的所谓凌云壮志,遗落在了哪里?

最后一个写信较多的是给刘俊亮老师。十多年前,身为文艺青年的我经常向奉化日报投稿,看着豆腐块今天一块明天一块也颇能满足虚荣心。刘老师是当时奉化日报的编辑,在我写了几块豆腐干后竟然主动给我写了信,我受宠若惊。后来谈及,刘老师竟然在我老家教过书,还是我姑姑的老师。当时我才二十左右,他五十出头,不知为什

么,和他说话竟然没有任何距离感。他在信中亲切地称我为:优佩小友。一次,我在信里称他老头子,他居然说非常开心。刘老师是个多情的人,有一次他到白杜,他的学生们得知老师来了,热情地请他和师母到饭店吃饭,吃完还要专车送他回去,他说不回去,一定要见了我再走。那时大家都没有手机,姑姑电话打到我家,我赶到饭店,和老师夫妻俩说了会儿话合了个影,他才坐上学生的汽车回去了。后来他在信里说,很抱歉,访友变成了同学会。我当时小,信也就读读过,甚至有时觉得这老头未免有点迂腐。如今回想起来,不禁伤心落泪。合影里的刘老师已经动过几次大手术,显得异常消瘦,师母搀着他,我站在旁边。疾病缠身的他每天除了打胰岛素还要吃各种药,“类癌综合症”,是年少无知的我从没听说也无法想象后果的病。我以为这个说我脾气不好的人会一直陪着我长大,可是,还没等我懂事,他就走了。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眷恋,带着对文学的无限痴迷,永远地离开了。《断断刻溪》凝聚了老师毕生的心血,是在病榻上与死神争夺分秒写成的。静静的夜里,翻着书,我想说,我终于懂得了您,可是,实在过得太久太久,太迟太迟了,您愿意原谅我吗?

那些年,写过的信里,有过“复恐匆匆说不尽”的彷徨,有过“叫人焉得不伤悲”的泪水,更多的是惺惺相惜的陪伴和理解。世事变迁,人情冷暖,给我写过信的人,已经融入我的生命,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对你们,无以为报,再难言说,只想说有你们真好。

横山岛纪游

□王林军

清澈蔚蓝的海水,乍见之下,便让人心生了欢喜;尤其在这大热天里,让人很想不管不顾地纵身一跃,投入大海宽广的怀抱,酣畅淋漓地游上一会。海面上撒落着一些岛屿,都不是很大,但每座岛上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林,望去碧绿葱郁生机勃勃,很像是老天爷精心布置的一个个盆景,把这象山港里的宁海湾,点缀得恍若海上蓬莱、人间仙境。

红旗猎猎,碧波漾漾,我们坐在由捕鱼船改建的游船上,向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横山岛驶去。迎面是海风浩浩,盈耳是浪涛阵阵,极目是海天一色,船一会驶过一座浑圆如馒头的小岛,一会驶向两座手牵手挨在一起的、犹如姐妹情深的“姊妹岛”……横山岛离海岸并不甚远,虽然我们此行是奔它而来,可这会儿倒情愿航程能远些再远些,因为似这般坐在船上随意地四处游看,已感十分的惬意和受用!

然而横山岛很快还是越来越近了,入岛处一座寺院的轮廓和它赭黄的颜色,也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醒目。横山岛,长约0.76公里,宽约0.23公里,面积大致才0.2平方公里,可谓蕞尔小岛。岛的形状,说是像一个横着的狭长的“山”字,所以也就有了“横山”之名;但我从地图上看,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青翠的葫芦,飘浮在蔚蓝梦幻的大海上。

登岛,入景区门(横山岛尚在开发之中,设景区、卖门票,好像还是近段时间的事)。我们首先来到的,便是刚刚在船上望见的那座寺院。寺院背山面海,虽然尚未完全建成,但从已经建成部分来看,还是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气势,相信等完全竣工之后,定然更具海天佛国的气派和神韵。过寺院,是环岛搭建的水泥栈道。栈道一边沿山,一边临海,山上近海一边的树木,把自己繁茂的枝叶伸展到栈道上方,形成天然绿廊,所以即使在这炎夏里,我们一路行去也并不觉苦,更何况还有清凉舒爽的海风时时吹来。在栈道上行,一路山海风光自不待言,且每每还有奇趣:比如一棵大树宛若“横空出世”,裸露苍劲的树根紧紧抓住垂直的崖壁,然后雄伟的树身又横横地穿过栈道上方,这情形似曾苍龙探海,让人不得不弯腰而过;比如突然“蹦出”一只小蟹,在栈道上悠闲地漫步,见我们一步步逼近,却又动作迅速地逃之夭夭……

栈道下方,有石滩,潮水退去后,也会露出大片大片的泥涂。我们走了一阵,恰逢潮水退去,见泥涂上有小蟹爬来爬去,也见游客们纷纷下海捉蟹,我们虽知捉不到几只,但谁又是真的来捉蟹呢,捉的不就是快乐吗?所以,我们也摩拳擦掌地下了泥涂。结果正如我们所料,不似我们在捉蟹,倒似蟹在捉弄我们,一个个被小蟹们弄得惊惶连连,弄得七仰八倒,弄得一身泥浆。这里的小蟹,不是我们在奉化泥涂上常见的红钳蟹和白玉蟹,虽个头和它们相仿,但具体不知叫什么名儿——当然,捉蟹的乐趣还是一般无二的。

一路行去,偶有岔道。我们行过一阵,便拐上了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登山步道。山道两边茂林修竹,满目青翠,环境很是清幽。至山顶,于森森竹林中建有廊亭一座,正可让我们小憩一会。

休整完毕,我们从山道另一头下山。下到一半,见路边山林中隐着一座稍显破落的寺庵,于是又拐了进去。首先遇见的,是庵外一棵钉着牌

子的古桑树,虽然比起我们平常见到的桑树粗大了很多,但也说不上怎样的雄伟高大,然而据说已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,号称“浙江第一古桑”。望着古桑,心里不禁馋馋地想,要是能吃上一颗古桑结的桑葚,那不知该有多少的甜美和幸运!可惜,现在早过了结桑葚的季节。

入庵,出来一位精神矍铄、慈眉善目的老和尚,老和尚热情健谈,给我们滔滔地讲起了寺庵的历史。原来庵叫镇福庵,亦有七百多年的历史,是为纪念观音菩萨而建,因为很久以前岛上就流传着一个观音解难的故事;也因此之故,横山岛才有了“宁海小普陀”的称谓;庵原有前后两进大殿,现只存一殿,说是明朝起的基础、清代修的梁柱。

得知我们从奉化来,老和尚显得更加热情,说以前有很多奉化渔民来岛上拜佛求福。我想,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,虽然我们从奉化城区驾车来这横山岛,过西店,到强蛟,得有一个小时多的车程,但倘若从我们奉化苑湖一带走海路,其实是很近的,应该隔海就能望见。老和尚还说,我们奉化的老蒋败走台湾前,也曾来这镇福庵里烧香礼拜。可见当时在周边一带,小普陀、镇福庵的名头还是不小的。

接着老和尚又自豪地把殿前的一棵元代木芙蓉,指点给我们看。这棵木芙蓉,虽只一棵,却枝枝杈杈纵横林立,看上去像是一圈儿种了十几棵一般,可惜现在也早过了花期,相信每当花团锦簇之时,定能让这古庵生色不少。老和尚说,这棵木芙蓉在文革时期曾一度枯死,可等到改革开放,不想竟又神奇地枯木逢春、老树著花了。我们常说“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”,孰不知看似木知木觉的草木,其实有时候也是有有感情的呢!在镇福庵边,还有一棵树龄五十多年的参天樟树,奇的是其中一根硕大的树根上,竟“破根而出”长了四棵青青的翠竹。

最后,老和尚又领我们来到一口古井边,井的名字就叫观音井。井不深,望去井水似也不很清澈,但等到用吊桶打上来后,却是十分的纯净清冽,于是我们便用这井水痛痛快快地洗了脸,洗了手,感觉身心为之之一爽。

告别老和尚,我们沿山路继续下行,不一会便来到了山脚。一看,路口一边有两间不知建于何时的老房,另一边则是一幢新建的青砖黛瓦的民宿。原来,这里正是我们入岛走上环岛栈道后遇上的第一个岔道,只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拐上去而已。所以,镇福庵其实离我们登岛后所见的第一座寺院相距并不远,就安安静静地躲在它身后茂密的山林间。这两座寺庵,给人的感觉,一座就像是一位青年僧人,年富力强,另一座自然就像了一位渐入枯寂的老僧。老僧,虽然年老力衰,但语默动静间,却透着大慈悲,透着大智慧,透着大禅意;至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僧,尽管也举止端正、法相庄严,但是我想为了更加的精进圆满,还需在漫长的时光里,去慢慢地修行、慢慢地参悟,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和沉淀吧!

横山岛不大,却坐拥无垠的大海;横山岛不大,却曲径通幽,回环而往复;横山岛不大,却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深厚的人文积淀——坐在回程的游船上,回望蓝天白云下碧绿葱郁的横山岛,我感觉横山岛就像是一只神奇的宝葫芦,正在美丽蔚蓝的宁海湾上,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华!



碾子

□沈荣泉

据考证,河姆渡时期,古人类开始种植农作物,并借助石器,使用石臼舂米,把米从谷壳中分离出来,后来发明使用碾子来碾米了。

“石头山木头城,走一天出不去。”至今,我还能隐约记起祖母让我猜的关于碾子的这一谜语。

记忆中的老家早先有好多个碾房,村人们都称它为碾子间,就是碾米的地方,大概50多平方米吧。

碾子的整体叫碾盘,碾盘内有碾槽、碾碾、碾柱等,碾盘的外形是由若干块弧形的石块拼起来的,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圆柱体碾碾,碾碾中心固定一个木桩,称为碾柱,碾柱与直穿过碾子中心的木棍成“人”字型系在一起。

碾盘的外围直径约5米。周长约15米左右。听老一辈人说,制造碾子的石是从青山弄来的,经石匠雕凿而成。

据说最早发明碾子时拉碾碾的是靠人力,后来才用畜力,在我们宁波一带基本上是用牛拉碾碾的,使碾碾绕着碾柱在碾槽上滚动。

碾槽有两个部分,靠近碾柱的那边略有坡度,靠外围边沿的那边呈“凹”字型,“凹”字型的一处有个

漏斗状的孔,孔里有一个塞子。牛拉动着的碾碾就碾压在靠近碾柱那边坡上的稻谷里,被碾压过的谷子就不断地向下掉落,同时,又有人用专用的扫帚不时地对碾压过的谷子向上翻扫。随着碾碾吱吱呀呀地一去,圈又一圈的转动,金黄的稻谷渐渐地变成了珍珠般的米,滚落在外围边沿“凹”字型的地方。而谷壳则全都碾成了糠。一般一槽可碾一百多斤稻谷,时间大约二三个小时。

碾米的时候,把牛缰绳上的挂钩挂在穿过碾柱的木棍这一头,牛就可以拽着碾碾跑了。为了防止牛舔食碾槽上的谷物,牛拉碾碾的时候,人们总是给牛戴上嘴笼,两只眼睛也被眼罩遮住,这样牛就可以专心地拽着碾子不停地转圈儿。被磨碎的稻谷从碾碾源源不断地落在碾槽上,飘出一阵阵香气,牛闻着这种香气,也来精神了。由于它双眼被罩着,不知道香气来自何方,便不停地向前追赶。时间一长,牛即便知道那香气来自碾槽,想伸嘴去吃,但是那根一头拴在碾碾上、另一头拴在牛鼻孔里的无情的牛缰使它的嘴怎么也够不到碾槽上去,加之又有人在后边不断地用虎梢吆喝,牛不得不乖乖地拉着碾碾向前走。

一槽米碾好后,在牛休息的间隙,碾米的那家主人会给牛喂一顿预先准备好的精饲料,那精饲料一般都是草料拌菜饼。

碾子一年到头很少闲着,进入冬季就更加忙碌起来,尤其是一过腊月廿三,因为我们宁波人有“满米糲过年”的习俗,同时,还要碾年糕米、年糕粉等,用碾子就要预先排队了。为此有人常常半夜起来抢占碾子的,这段时间,碾子是24小时都不会停歇。沉沉的夜幕下,居住在碾子间周围的人们总会远远地听到碾子发出的低沉的吱嘎声。在那些日子里,各家各户的小孩子们也会跟着父母亲到碾子间来凑热闹。

我老家栖凤村共有10多个碾子间,大约每100多户人家就拥有一个碾子,也就是每个碾子间皆由附近100多户人家筹钱请石匠打造的。有的村庄族中一个“房”就有一个碾子,像苑湖镇吴家埠村现在还有叫“八房碾子”的一个地名。碾子隔一两年都要请石匠来凿槽子,过去就有专门修凿石碾子、石磨的石匠,他们背着工具袋行走在农村的街头巷尾。因为碾牙磨平了,稻谷就不容易碾碎。因此碾牙的齿要开凿一下,刚凿好的有石渣,暂时不能

